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说法是武断的。”

三、《资本论》研究应该有新境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资本论》普及流传最为广泛的国家,几代人深受《资本论》的深远影响,并从《资本论》中不断汲取智慧和思想。但是,当下的中国学者对《资本论》的研究离时代的关注和期待还有较大的距离,更不用说写出让世界瞩目的当代中国资本论。

当前,中国《资本论》研究存在的突出问题是:文本研究功力不足、研究人员青黄不接、高水平成果不多、研究碎片化、缺乏综合研究和理论体系建设。首先是在《资本论》研究和考据的文本上,功课做得不够,不能充分掌握历史材料。浅尝辄止,蜻蜓点水,满足于一知半解,空话、套话多,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对问题研究缺乏长期积累,难以做到毕其功于一役。马克思当年写作《资本论》历程充满着艰辛,耗时40年。整部《资本论》,其中有2/3的篇幅在引用各种调查报告,而且基本都是第一手资料。正是这种历程和丰富的材料,才注定《资本论》成为一座经济学的思想宝库。其次是聚焦中国问题不够,缺乏对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深度关注。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局部性、对策性问题,而对根本性、全局性问题的关注较少,大视野下融会贯通的研究更为稀缺,理论研究呈现顾此失彼的局面。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学界缺乏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对重大问题缺乏敏感度,丧失了对社会普遍关注的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兴趣,又受西方主流理论的影响,将大量精力用于验证西方概念的学术游戏中,使中国成为西方理论运用的“跑马场”。研究的问题既非来自现实,又非理论原创,那些真正值得关注的重大社会经济问题,如资本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发展模式问题、民生福利问题等,反倒缺少深入的研究。再次,国际视野不够开阔,缺少大跨度的宏观理论审视。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从经济的细胞—商品入手,运用高度的抽象力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时运用英国典型材料,纵横驰骋,剖析世界资本主义的格局和趋势,从而得出视角广阔又有穿透力的结论。同样,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既关注当今重大问题,视野也并非限于法国,而是扩展到美国、英国、日本和整个欧洲,中国和印度也成为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恰恰在这方面,中国学者的大多数理论研究往往就中国谈中国,没有把中国问题放在国际视野下研究,更没有让世界问题成为中国研究的材料。当今发展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让世界关注,但是发展的中国理论还存在“时滞性”。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耀眼性让世界在暗色中看到了光亮。同样,中国对《资本论》研究应该有新境界,从而让中国不但真正具备理论自信,而且可以借助中国智慧走向理论引领,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学习和研究《资本论》最为广泛的国家。

凯恩斯的《通论》不可能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

简新华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学界一直流行着一种观点:中国实行的是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把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市场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社会中合理发展私有制的经济理论,而只有现代西方经济学才是关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理论,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适应发展私有制经济和搞市场经济的新情况、新变化和新要求,已经过时,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不能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理论基础,只能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应该用凯恩斯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取代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就是要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事实证明,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准确的判断。

作者简介:简新华(1947—),男,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缺乏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主张,现代西方经济学则系统研究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提出了一整套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如何合理有效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著作中找不到现成的答案,需要学习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国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也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决不能由此得出结论,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甚至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成功的。

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是完全没有市场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分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运行规律,而且提出了当时最完整、最科学的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的一般原理(主要特征和普遍规律)。《资本论》不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论”,而且是“一般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论”。《资本论》虽然分析的是商品生产和流通,没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商品经济的基本内容就是商品生产和流通,市场经济只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更为发达的商品经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的分析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微观经济学,而且非常实际、具体、深入、明白。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理论就是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经济学,马克思提出的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公式就是最早的宏观经济数理模型。

第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原理仍然是被实践一再证明的科学理论。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时,马克思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需求和供给及其相互关系、相关制度根源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得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根源在于,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本矛盾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巨大增长与广大劳动者有购买力的需求相对不足的矛盾、个别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矛盾。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的发生,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表明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原理没有过时。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经典理论没有过时更不是完全错误的。社会主义经济和共产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论述,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在坚持发展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发展私有制经济、在坚持国家计划调节的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这并不违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也没有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到高度成熟发达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阶段、所有制演进到单一公有制的时候,将不再是商品经济或者市场经济,而是计划经济的长远趋势。

第四,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改革和发展中碰到的许多问题在西方经济学中找不到答案,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会走入歧途。现代西方经济学,无论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根的供应学派经济学,虽然都有值得参考借鉴的东西,但是都存在缺陷:只分析经济现象,不深入揭示生产关系实质和制度根源;只重视供给或者需求、结构或者总量的单方面分析,忽视总体的综合分析;只片面强调供给或者需求的单方面管理,轻视甚至否定其他方面的管理和综合治理;开出的药方往往只治标不治本,只能短期见效,不能长期有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中国作为一个人口最多、最大的、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和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环境恶化、资源短缺、全球化、国际竞争激烈的国情条件和时代背景下,经济改革和发展不仅会遇到世界上不同类型国家曾经或者将会遇到的共性问题,而且会碰到别的国家没有的特殊问题,这些独特的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家基本不研究的,更不可能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比如,西方经济学家不仅不研究,甚至从根本上否定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必要性和有效途径,而这恰恰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面临的必须合理有效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存在严重缺陷、中国面临许多现代西方经济学没有研究的问题的情况下,如果中国改革和发展以现代西方经济学为指导,就会走入歧途。这不是没有先例的,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拉美国家和苏东国家,不是落入

“中等收入陷阱”长期不能自拔,就是陷入衰退长期难以振兴。

第五,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依然是指导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主要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取得成功的。的确,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时代的市场经济相比,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现象、新特点、新问题。马克思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了当时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在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时,认真参考、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开放的、与时俱进的,必须也必然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和基本原理,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深入研究新现象、新情况、新特征、新问题,创新和发展新理论,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和发展。但是,决不能本末倒置、弃而不用,甚至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现在正确认识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正确认识和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需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

实践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央关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的一系列纲领性文件和重要决定、在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报告的指导下展开、推进和取得巨大成功的。而这些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文献和决定的主要精神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内容。虽然我们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量引进、学习、吸收、借鉴了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但是“借鉴”不等于“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不是在西方经济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是在以邓小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自己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指导下取得巨大成就的。

总而言之,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许多方面超越了现代西方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代替不了马克思的《资本论》。

《资本论》的生命之树常青

——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发表 150 周年

刘凤义

一、《资本论》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部伟大的巨著

《资本论》第一卷已经走过了 150 年的历程。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150 年是短暂的,甚至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人类思想史的海洋里,150 年可能会产生出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伟大思想。《资本论》无疑就是这样一部宏伟的巨著,它像人类思想史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人类社会前进的方向。从此,人类自身的解放运动无需在黑暗中摸索,它是经济学殿堂中的一颗明珠,为人类认识经济活动的客观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 150 年的历程中,《资本论》经历了风风雨雨,也掀起过惊涛骇浪。《资本论》的诞生犹如正午的阳光,无情地穿透了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精心构筑的理论大厦,其中的虚伪、辩护都昭然天下。在《资本论》诞生之初,资产阶级代言人也曾试图用沉默将这伟大的思想扼杀在摇篮中,但结果他们却发现,《资本论》的思想不仅没有被扼杀,反而更加熠熠生辉。于是资产阶级代言人又不得不使用批判、诋毁甚至是谩骂的方式,企图阻止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和扩散。然而真理的利箭是挡不住的,它必然会穿透任何用保守铸造的盾牌。而真理一旦被群众掌握,就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